

王西彦选集

第 三 卷

古

屋

神
的
失
落

寻
梦
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王西彦选集

第 三 卷

古 屋

神的失落

寻梦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王西彦选集·第三卷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21.375 插页7 字数443千
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,500册

书号：10374·64

(精装) 定价：4.25元



作者一九四一年在永安

有个消息告诉你。她刚坐下就脸色严重地说。

什么消息？我吃了一惊。

我初学校里二位王老师给抓走了！上昨天晚上，

更半夜，来了几名便衣，由张保主任陪着，说是一

面找学校负责人，一面就问到教师宿舍里抓人。

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大家天都已经睡觉了，

所以当时大概很少几个人在宿舍。洪朝真也是那天早

上才由别人叫醒她的。学校负责人要求大家一律停

课，说五章老师（急事）请假到外地去了，

说不定绝大部分人都还没起床呢。

真是莫名其妙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她好像

知道这时还不解所以。

但自然，这（问题）不过是一种慌乱的表示，她

和我一样都明白事情的严重，都因此才能知道幸

作者写《古屋》的手稿

目次

古 屋

第一部	1
第二部	45
第三部	97
第四部	159
第五部	211

神的失落

神的失落	271
------------	-----

寻梦者

寻梦者	469
-----------	-----

附 录

关于《古屋》的写作	657
《神的失落》后记	669
《寻梦者》改版自序	679

古

屋

第一部

—

寄住到这寂寞的古屋里来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说是寂寞，并不单指这座古老而阔大的房屋里居民的稀少，更重要的是我这些邻居们莫不各自守着一份阴惨奇异的生活，和他们同住在这古屋里，如象自己一下子闯入一个古老荒唐的故事之中，它每天展开在你面前，使你不能不以被紧压的情绪读着它，从心里起着颤栗。

这古屋诚然是阔大的，如象一般人所称呼，是有名的“孙家大屋。”在这小小村子里，它几乎占有一半的位置，而且雄巍一如城堡。房屋的构造图式很复杂，一个陌生人走进那里面去，不容易分辨出它们的构成。全屋建筑得坚固极了，也考究极了。梁柱粗大无比，雕琢也极其精巧，每间楼屋都有细雕朱漆的栏杆，窗棂上一律地镶嵌着有皱纹的颜色玻璃。正屋和偏房的小堂屋，四壁布满各种木镂的书画和匾额，装璜了各种颂扬和祝福。门楣上也题刻着吉祥的句子。虽然它们现在都已被尘灰薰污蒙蔽，但祖宗深远的福泽，依

然随同这古屋的生命而残留。单从那特制的厚重几与一般小城镇的城墙相等的墙砖上，就可以看出最初建造这房屋的人，是怎样的要为子孙建立下万世不易之基了。不消说，墙很高巍，临着四围的窗子，都是匠心刻镂的青石窗棂。因为太高太深了，连走廊里也都暗沉沉的，这古屋里面看不见阳光。据说以前家道正旺时，即使在白天，走廊里也点满堂皇灿烂的红彩纱灯；现在却只能从走廊的横梁上，从倒悬的被尘埃蒙封住了的铁条上，还可以想见往日的景象。人们一走进那里面，自会感到一种阴森的气氛，一种心灵的压迫。只消轻咳一声，就能唤起回响，而脚步声则如象空谷足音一般。

我很少走进那高大阴森的正屋。我占有的是一间正屋以外的“门廊间，”一边是一个通往大门的院子，另一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。窗子就靠着这小花园，我每天都有欣赏园景的幸福。可是这只是一个贫乏荒凉的废园，我从未看见过有什么人走进那园子；原来在它入口的小门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已堆积了一座坟墓一般的垃圾。使这荒凉的园子稍具生机的，除去一些已经开始落叶的果树，和从来未曾加以修剪的野花野草之外，便只有一群噪叫的雀子，还有一只瘦弱得可怕的不祥物一般的黑猫。这黑猫每天弓起腰背，从那垃圾堆爬进园来，完全无效地用前爪恐吓雀子们，呻吟一般地鸣叫，随后便奄奄一息地躺在垃圾堆上，曝晒初冬的太阳取暖。我的房间不能通往花园，窗子上又装了铁栅，我只能隔着铁栅向它张望。我的房间面积很小，又很低矮，却享有正屋所缺乏的明亮。我在房间里坐着发闷的时候，便从门廊走到通大门的院子里去踱步。我有喜爱踱步的习惯。

这院子是乡间讲究的石灰沙土地，虽说年时久了，但毫无损坏，雨天依然平滑得难容积水。正对我这边门廊的门，隔着院子，那边也是同样的黑色栅门，不过多半的时间都关闭着，很不容易发现它的启开。院子里非常单调，连那小小废园里那样贫乏的景色也没有，我只有独自站到围墙外去眺望那田野间的晨雾和暮霭，要不然，便回头来读那永远关闭着的大门上面五座光荣的匾额。那是五座直竖的匾额，很牢固地用粗粗的铁条钳挂着，即使给悠久的岁月剥蚀得模糊不清了，但中间那一座细工雕龙、朱红厚漆的金字匾额上的字迹却仍然可以辨认。那是这样的六个大字：“覃恩诰封二代。”

最初，我只和三个兄弟屋主中的一位谈过几次，近来却逐渐地认识了更多的人了——甚至对面不常启开的黑栅门内那个悲哀的哑巴。

二

和我最初谈话的这位屋主，孙尚宪先生，是一位出身京师大学的“养晦斋主”——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告诉我的，他说他自己非常满意这个名号。依照他自己的话说来，他如今是在日亟的世变之中退隐养晦了。他是三兄弟中的第二个，一向生长在京城，因为那时他的父亲正在京城里做“京官。”他现在年过四十，是所谓“日近崦嵫”了，但大概是由于保养得法，初次和他见面的人会少估他十岁。他的身材适中，眉浓鼻阔，如果不是嘴角边那两条深深的纹路把脸上的威严破坏了，那相貌应该是很出众的。他有喜爱戴帽子的习惯，即使不出门，头上也终日顶一顶半新不旧的深黑色呢帽。

他走进我的房里，并不把帽子除去，便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双手捧着一个擦得精光明亮的水烟壶。他向四壁环顾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你可偏偏看中了这间平房！自然你们是‘新派人，’

喜爱阳光。改日我吩咐人把这四壁好好粉刷一下，这太不成话了。这是一间军队落脚过的房子。军队不可挨，一挨就是灾！问题就在这里！”

他用拿纸卷的手，指指墙壁上各种歪倒狼褻的字和画，叹息，开始发起对世变的惋惜来。他显然很健谈，对任何事物都喜欢抒发议论。他这样说时，好象是个具有一副慈善心肠的人，眼看尘世的罪恶，恻隐之心逼使他向那罪恶的深渊伸手。不过他太没有力量了，他的救援非但不能拯助别人，连自己也险些被那汹涌的罪恶的波涛淹没。于是，他缩回了手，徒然地发出不胜惋惜的喟叹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吹了一口烟，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，“这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，道刚高一尺，魔却高了一丈，你总不能把整个宇宙都一手把它捻碎，再给它重新造一个呀！问题就在这里！比方说，就是他们军队上吧，他们如今在前线抗战，跟敌人流血拚命，报上每天都登载他们的英勇故事，我们自然得敬重他们，爱护他们。抗战以前，我这里也驻扎过一营兵，他们除了满嘴脏话，喜欢乱写乱涂，别的倒还规矩，就只有其中一位连长，他把我一个尚未出嫁的姪女的肚子弄大了。不过这也不算怎样不名誉，男女之间，暧昧事情不是难免吗？自然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我就主张将错就错，和那位连长联个亲算了。那位连长人还年青，眉开眼阔，品格很不错，口齿也相当伶俐。事情本来很平常，可是，问题就在这里。一道命令来了，军队在一个深夜里开拔走了。起身时那位连长说就会有信来，不过如今一去五年，音信毫无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那位姪女呢？”

“还不是待在家里空等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名誉毁了，有了小孩子了。”

“是男孩子吗？”

“不，是女孩子。”他笑着，显然是一种不自然的
笑，“那位连长开拔后不上十天，她就分娩了，生下一个女
孩子。现在五岁了，也是眉开眼阔，一个小小女骗子，象极
了那位没有良心的爸爸。”

说到“没有良心的爸爸，”他哈哈笑出了声，不消说，
也是一种不自然的干涩的笑——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这时
他嘴角边那两条纹路显得更深了，脸上的肌肤微微的痉挛，
仿佛很失悔把这个故事说出口。

“这类事情很普通，这种‘没有良心的爸爸’也很多。”
我劝慰似地说。

“那自然，”他敛住了笑容，“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
悲剧——大悲剧中的小悲剧。整个世界才是一个大悲剧。”

“你以为是那样吗？”我带着半抗议的口吻问道。

孙尚宪先生重又笑了。但现在是一种笑，是另一种好
象一个师长对执拗的小学生回答幼稚的质问时揉合了傲慢和
宽慈的笑。

“你是一个喜爱阳光的‘新派人，’我的论调不适合你
的脾胃，你一定会说我的论调太落伍了。”

“还有几分——”

“悲观色彩是不是？”他抢着说，“你要是真的这样
想，那么我告诉你错了。自然，我不否认我曾积极过来，

奋发过来，早年我还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，做过雄心万丈的美梦，但也受过打击，有过消沉。可是如今不同了，如今我却是一个快乐主义者，一个伊壁鸠鲁的信徒了。如今我追求的是生活上的享受，是所谓美衣美食，”他看一看自己的蓝布衫和手里的水烟壶，又颀颀地改正道，“是的，我这个伊壁鸠鲁主义者有点儿不纯粹，有点儿——‘颓废’倾向。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“这怎么讲？”

“只要这里住得稍久，你自会懂得。”他又诡谲地笑着，把烟壶的长嘴塞入自己嘴里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蓦地跑进房来。这是一个病弱的孩子，脸孔苍白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微而模糊的。他畏怯地跨进房门，笨拙地对孙尚宪先生说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。这位“养晦斋主”立刻中止了自己的议论，站起身来。“改日我叫人来粉刷一下，这太不成样子了。”他说“少陪，我有点儿小小事情！”于是，他捧着水烟壶走了，但小孩子却仍然留了下来。他迷惘地站着，显得有几分仓惶失措。

“刚才这位是你爸爸？”我逗引他道。

“不……是舅舅……”他回答，显得更加仓惶了，扁扁嘴几乎要哭出来。“妈妈……”他企图转身出去。刚在这会儿，忽然在门口探进了一个女人缺乏血色的脸孔，她向我微微一笑，于是全身都出现了，原来她的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。

“请坐吧。”我招呼道。